



袖珍经典

# ·玛丽 或美国的奴隶制

[法]古斯塔夫·博蒙 著 裴亚琴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玛丽

## 或美国的奴隶制

[法]古斯塔夫·博蒙 著 裴亚琴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 / [法] 博蒙 (Beaumont, G. D.) 著；

裴亚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6255-2

I. 玛... II. ①博... ②裴... III. 奴隶制度—史料—美国

IV. K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6107 号

---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石 楠 台令娟

装帧设计 陆智昌

---

**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

[法] 古斯塔夫·博蒙 著

裴亚琴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965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4

字 数 173,000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255-2/I·299

定 价 22.00 元

##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人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

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 目录

中译者序	1
[英译本 1999 年版] 出版者说明	5
前言	7
一 序曲	13
二 美国的女人	21
三 卢道维克，或告别欧洲	30
四 一个美国家庭	39
五 玛丽	46
六 巴尔的摩救济院	52
七 秘密	60
八 真相	67
九 考验	86
十 考验之继续	98

十一 考验：奥内达插曲	111
十二 考验：文学与高雅艺术	125
十三 暴乱	142
十四 离开文明的美国	159
十五 原始森林与荒野	172
十六 悲剧	187
十七 尾声	217
附录一 对黑奴和自由有色人的社会政治处境 的注释	225
附录二 对美国女人的注释	258
附录三 对美国人仇英心理的注释	260
附录四 对“蓝法”(blue laws)的注释	263
附录五 对美国社会宽容破产者的注释	265
附录六 对美洲印第安人多妻制的注释	267
附录七 对美国人喜好交际的注释	270
附录八 对美国人粗鲁习性的注释	273
附录九 对美国社会平等的注释	275
附录十 对美国剧院的注释	281

<b>附录十一 对当前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状况 的注释</b>	<b>283</b>
<b>附录十二 对 1834 年纽约种族暴乱的注释</b>	<b>298</b>

## 中译者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既是一部爱情小说，又是一部社会学专著。作者古斯塔夫·奥古斯特·德·博蒙以小说的形式描述了美国内战前夕种族冲突的状况。

博蒙于 1802 年生于法国。1825 年，他在担任地方治安法官时结识了同为治安法官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他们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30 年 10 月，法国政府打算改革监狱制度，这使他们萌发了去美国旅行的念头。他们打算借考察美国监狱改革之机周游美国，了解美国政治制度、市民社会以及公民参政的过程，考察美国民主制度的运行情况。

1831 年 5 月，两个朋友开始了伟大的探险。他们在美国逗留的时间是 1831 年 5 月 11 日至 1832 年 2 月 20 日。这九个月期间，他们走了七千英里以上的地方。在考察监狱制度的间歇，他们深入密歇根边境地区，体验原始森林中的生活；他们经历过轮船失事、驿车翻车事件，遇到过零下十四度的严冬天气。博蒙在两者之中更强壮些，他鼓舞着士气，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照顾体弱的朋友。

一开始，两个年轻的旅行家想要共同进行研究，但在

旅途之中，他们有了各自的想法。回法国之后，他们首先为法国政府合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的报告，接着就分别以更为重大的主题向人们报告大洋彼岸这个奇特的新社会。托克维尔选择美国的民主制度作为关注的题目，博蒙则着眼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民主与种族之间的矛盾，撰写了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

1835年，博蒙的《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此后，两个好朋友的著作的命运就不同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很快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大洋彼岸的热捧之作，后来更是作为政治学的经典著作而被译成数十种文字。相比之下，《玛丽》虽然一度在法国引起关注，1835年出版之后在七年之内重印了五次，并使作者获得法国的最高文学奖以及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但此后不久便被人们淡忘了。直到1958年，该书才第一次以英文在美国出版。不过，《玛丽》必定曾经是、现在也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这部发人深省的小说为读者描写了非洲裔美国人的悲惨生活，刻画了19世纪美国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发展的真实背景，也为了解杰克逊时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引发的争论和问题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它深入探讨了在一个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中，获得自由的奴隶，有色人，未被承认为公民的人，以及在法律上拥有公民身份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具有与别人平等地位的男男女女的命运。这是一个永恒的悲剧性主题。在本书中，博蒙以种族迫害为题目，揭示了多数暴政的倾向。

本书据英译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译出,英译者为芭芭拉·查普曼(Babara Chapman),这个本子对原文文本作了一些删节和重排,具体情况见“[英译本1999年版]出版者说明”。为了便于阅读,中译者在英译本的基础上添加了少量附注(在文中以“中译者注”字样标出)。英译本有两篇篇幅较长的引言,即Gerard Pergerson写的“1999年版引言”和Alvis L. Tinnin写的“[1958年版]引言”,中译本从略。

这个译本最终能够完成并交付出版,首先要感谢承担译文校对和润色工作的段保良君,他在这项工作上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大大超过了我翻译本书用的时间和精力。这本书的翻译是我们决定一起走上学术道路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我们尽力做到精准、流畅,以纪念我们共同度过的青春年华,一起经历的爱情之旅。

此外,感谢本书的编辑姚映然女士。这本书的翻译费时近十个月,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约定。每当我惴惴不安地打电话向她请求拖延时间时,她都非常宽容,她一直认为翻译质量远比速度重要。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涉及大量文学描写,译者虽竭尽全力,不当之处一定是在所难免的,恳请读者指正。本书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责任均由译者承担。



## 〔英译本1999年版〕出版者说明

尽管这部作品以小说的形式写成，它的第一个英译本最初却是作为一部针对杰克逊时代美国社会的评论性著作而出版的。多半是作为托克维尔旅行时的伴侣和写作时的执笔者而被人们记住的博蒙本人同样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家。如果他的作品作为小说已经过时，那么它作为社会评论却仍然是新颖的，在某些方面则是预言性的。此外，它为至今仍然流行的老欧洲对美国的看法提供了重要线索。

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略有删节，博蒙作的注释和附录的位置也有所改变。译者对小说本身的内容作了少量的删减，尤其是删掉了那些与主题无甚关联的过分华丽、充满情感的描写。在略去这些段落的地方，均有以方括号〔 〕括起来的省略号标记。

《玛丽》的法文版最初是以两卷本出版的。在每卷末，博蒙都加了注释和一系列附录，以进一步阐述或印证他在正文中的评论。现在的译本保留了那些注释，它们对当代读者而言仍然富有见识且颇有意思。较短的那些注释被置于它们要说明的原文页底；而较长的那些则作为附录置于

书的最后。在博蒙原来的附录中，译本略去了“对美国宗教运动的注释”和“对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过去和目前的状况的注释”的第一部分。（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目前”状况的部分则仍然保留。）

除了译者在博蒙注释的基础上加的少量附注之外，评论性的注释似乎是不需要的。作者的偏见几乎不加掩饰，因此也不必专门指出。读者若希望将博蒙的看法与他在美国的真实经历加以对比的话，可参阅乔治·W·皮尔松的权威性著作《托克维尔与博蒙在美国》（George W. Pierson, *Tocqueville and Beaumont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 前　言

我应该把本书的结构与背景向读者作一个说明。

首先，我想告诉读者，本书的内容是严肃的。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写一部小说。构成本书框架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毫无疑问，一支妙笔或许会把这个故事写得异常曲折生动，然而我对小说家的技巧一无所知。因此，在这本书里，读者既看不到精心设计的情节，也看不见巧妙布置的场景和纷繁复杂的事件；一句话，没有任何通常用来吸引并维持人们兴趣的、制造悬念的设计。

在赴美期间，我看到了一个与我们的社会既一致又矛盾的社会；在我看来，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国获得的印象表达出来，那么我的叙述就不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被我融入一个虚构故事之中的，正是这些真实的印象。

我完全知道，在虚构的帷幕下叙述真实，可能没有人会喜欢。爱较真的读者会不会单看本书题目就不想再往下读了呢？漫不经心的读者会不会只为轻松的表面故事吸引，而不愿去探究其背后的严肃性呢？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介绍我一系列的严肃

看法；本书有真实的事事实依据，除了人物之外绝无虚构；最后，我力图将这件作品外表包装得不那么严肃，以吸引那部分在书中寻找观念以益理智、寻找感动以怡情操的读者。

我刚才说我想描述美国社会；现在我想说明一下本书的范围。

就一个民族而言，有两样东西最值得观察：它的制度和风俗。

我将对第一样东西保持沉默。在我这本书出版之际，另一本书也将问世，它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着彻底、清晰的阐述。我指的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先生的大作，题为《论美国的民主》。

遗憾的是，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充分地表达我对托克维尔先生的大作的极度钦佩之情；如果由我来率先宣称这部著作价值巨大，并且很快将变得无可匹敌，我会很高兴。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不容许我这么做。而且我相信，在读过那部充满真知灼见、惟有其高尚的情感才能与其深刻的思想相得益彰的杰出而完美的著作之后，任何人都会对我没有涉及相同主题而表示赞同。

因此，我只打算描述美国的风俗。在此，我必须再次提醒读者，请不要想着从我的书里寻找关于美国风俗的全部图景。我试图阐明其主要特征，但不是美国社会的全貌。如果这本书能够得到容忍，往后我将继续完成我着手进行的任务。事实上，贯穿全书并构成中心论点的，只是一个单独的观念，所有情节都是围绕它来安排的。

读者知道，美国至今仍然有许多奴隶，其数目已超过两百万。在如许自由当中有着如许奴役，确实是咄咄怪事；但更加离奇的也许是由偏见导致的暴力行为，这种偏

见将奴隶一族与自由人，也就是说将黑人与白人，隔离开来。要研究这种偏见，美国社会提供了任何其他地方都难以找到的双重因素。在该国的南方，奴隶制依然盛行，而在北方则不再有奴隶。在南部各州，奴隶制充分发挥威力造成的创伤触目皆是；而在北方，奴隶制虽不存在了，但其后果仍然随处可见。各地的黑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身，都形成一个不同于白人的种族。为了使读者对两个种族之间的隔阂有所认识，我想引述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件。

我在美国第一次上剧院时，就对白人观众与黑面孔的看客被小心地区分开来而惊讶不已。坐一等包厢的是白人；二等的是混血儿；三等的是黑人。坐我旁边的一个美国人告诉我，白人血统的尊严要求这样划分。然而，我的目光却被坐着混血儿的包厢吸引过去了，我看一个美得令人眩晕的少女，肤色纯白，表明她具有最纯正的欧洲血统。想起坐我旁边那个美国人的偏见，我就问他，一个英国出身的女人怎么能如此寡廉鲜耻，竟坐在一群非洲人中间。

“那女人，”他答道，“是有色人。”

“什么？有色人？她比百合花还要洁白！”

“她是有色人，”他冷冷地回答，“当地口传已证明她的出身，每个人都知道她的祖先中有一个混血儿。”

他只说了这些，没作更多解释，仿佛是在宣布一个事实，只要讲出来就能被人理解似的。

与此同时，我在白人的包厢里看到一张很黑的脸。我问他对这一新现象作何解释，这个美国人答道：

“那个吸引你注意力的女士是白人。”

“什么？白人！她的肤色跟混血儿的一样。”

“她是白人，”他回答，“当地口传确认她血管里流着